

周一民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北京現代流行語



周一民 著

# 北京現代流行語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 北京现代流行语

周一民 著

---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75 字数100千字

1992年12月北京第一版1992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500-8/H·0013

---

印数：1—10000 定价：2.85元

## 前 言

这本《北京现代流行语》收集了80年代至现在，而主要是近几年的北京流行语400余条。

流行语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作为语言学术语使用的时间并不长。胡明扬先生和张莹同志在1990年第1期《语文建设》杂志上发表了“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一文，讨论了流行语的定义和特点。在此之前，蔡富有先生曾有一篇短文“北京青少年口语里常用的表示赞美的单音词”（《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2期），谈的是流行语现象，当时还没使用这个概念。

胡先生和张莹同志指出：“流行语指的是在某些人中间，主要是在青少年中间，在某个时期广泛流行，过了一段时间又为新流行的词语所代替而悄然消失的词语。”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流行语是俚语的一种，是新兴的、流行的俚语。流行语也是特定的阶层、行业、集团用语，在人口集中、阶层众多的大都市中尤为丰富。

流行语大致相当于英语的slang。《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是这样解释slang的：

俚语（一般用于朋友或同事间之谈话，但不适于好的写作或正式场合的字词）；（尤指）某一阶层人士的惯用语。

哈特曼和斯托克编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的解释是：

SLANG 俚语,行话 一种话语,其特点是:词汇是创新的,迅速变化着的,供青年人或社会、行业集团“内部”交际时使用,因此,局外人不懂得他们的话。

可以看出,slang的这些特点与我们所说的流行语是基本吻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采用汉语已有的术语“俚语”呢?俚语在汉语中是指“粗俗的或通行面极窄的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其范围比流行语要大,例如历史上的方言俗语,都可以称作俚语,但它们显然是不属于流行语的。

我们认为,流行语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流行语具有流行性。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流行,过一时期又被新的流行语所代替,因此多数流行语的生命是不会很长的。在北京,新的流行语几乎是十天半月就有出现,出现后与原有的并存一段时间。当一个流行语在人们心目中已毫无新鲜感,不时兴了,那么它就会离开流行语的行列。流行语的这个特点就象时装一样。例如本书所收的“大款(-儿)”、“傍家儿”、“面瓜”、“练”、“死磕”都是最近两年才流行的,而“雷子”、“页子”、“盘儿亮”、“份儿”、“盖帽儿”在60—70年代就流行了,现在依然流行,不过其新鲜感较之上面提到过的那些要差一些。象60年代的“佛”(偷)、“提货”(偷东西)、“国绿”(军装)、“鼠昧”(猥琐、狼狈)现在已很少有人说而退出了流行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一些流行语进入了全民语言或作为方言词保留下来,例如“马大哈”、“帅”、“搞”(借自西南方言)都曾是北京流行语,而现在已是普通话的词汇成分了。

流行语的第二个特点是俚俗性。流行语是属于方言的,用于日常口语。北京流行语带有浓厚的北京方言色彩或曰土语色彩。一些外来的词语一旦进入流行语,也要根据北京话的语音、词汇系统

的特点加以改造。考察一下流行语便会发现，流行语里有大量的轻声儿化词，轻声的例如“残废”、“操行”、“瓷器”、“方便”“没商量”；儿化的例如“大件儿”、“出彩儿”、“车倒儿”、“门儿清”、“塔儿哄”。某些流行语，象“人市儿”、“官倒儿”、“外帽儿”、“滋润”、“够档次”如果不轻声儿化，就是一般的书面语词。象“埋单儿”原本是粤语“埋单”，进入北京话后常要儿化，“走穴”的“穴”普通话念阳平xué，而流行语是去声xuè。流行语的这一特点可以使我们把它同新词语区分开来。流行语和新词语二者都是新兴的，但新词语是属于普通话的或书面语的。例如“艾滋病”、“安乐死”、“博士后”、“镭射影碟”、“洗手间”属于新词语，而“板儿寸”、“片儿懒”、“野模儿”、“托儿”、“一号儿”则为流行语。多数流行语和新词语是分得清的，不过也有少数交叉现象。如“倒儿爷”、“侃大山”、“打的”等由于使用的广泛大有进入普通话口语之势，它们是流行语，从另一角度说是新词语。反过来，书面语也有可能渗入流行语，这种流行语便不是那么太土，如“跟着感觉走”、“人见人爱”、“有碍市容”。总体来说，流行语属于方言口语。如果说书面语的语体特点是庄重的、正式的、谨严的、典雅的，那么方言口语则常常伴随着活泼、随便、戏谑、粗俗等特征。这些特征在流行语身上集中地反映出来。正因如此，在庄重、严肃的大雅之堂是不宜使用流行语的，而在街头巷尾、日常口语交际中它却频繁出现，倍受市民大众的青睞，成为“京味儿”十足的新一代方言。

流行语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阶层性或曰行业性。流行语最初出现的时候，总是先在一个比较狭窄的阶层、行业或社会集团内部使用的，而后才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因此流行语按其流行范围可划分为不同阶层、行业和集团的流行语，例如青少年流行语、中

学生流行语、市民流行语、黑道儿流行语、市场流行语、公安司法流行语等等。由于社会内的各阶层、行业不是封闭的，所以这些流行语互有交叉，象青少年流行语和黑道儿流行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很难分清楚。从社会整体观察，我们可以把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统称为流行语或社会流行语。应该指出的是，流行语与青少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青少年，特别是中学生，他们的思想活跃、精力过盛、对新鲜事物异常敏感，因此除睡觉之外须臾不可离的语言便成为他们“玩弄”的对象，流行语就是他们“玩语言”的一种产物，他们是流行语最热心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例如本书中所举的“甃”（cǐ）、“费”、“噢蜜”、“碴舞”、“飒”、“巨”等在中学生中相当流行。流行语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黑话和行话。在这里，行话的“行”要做广义理解，三百六十行、五行八作在内，甚至专做各种投机买卖，专事换房、集邮、证券交易等等都可以算作“行”。黑话是流氓及各种违法犯罪团伙内部使用的语言。“黑话”具有隐秘性，行话具有专业性，局外人不解，乍一听到会有陌生感、新鲜感，求知欲促使人们去究其所以然，因此，黑话和行话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为外部了解，进而流行开来，成为流行语。例如把人民币单位称作“分”、“张儿”、“棵”、“吨”、“方”最初即是“倒儿爷”的行话，象“喇”、“拉”（刺）、“扳大闸”、“折”、“发”（把“傍家儿”发给别人）都带有黑话的性质。

流行语的语源极为复杂，很多流行语貌似新潮，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北京话或北方话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它们同历史上的北京话、北方话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很多流行语就是历史词语的遗留和复生。例如“侃”这个词，现在不只是在北京话里流行，而且早已冲出北京，走向全国。其词义为“闲聊、吹牛、兴致勃勃地说”，与这个词有关的“侃大山”、“神侃”、“胡

侃”、“侃价儿”等词语广泛使用，大家觉得很新鲜，其实它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元曲名著、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有“你那隔墙酬和都胡侃，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三本二折〔煞尾〕）句，其中“侃”的意义与今天无异。它蛰伏多年，重新冒出来成为流行语。一般说话人不知其语源，以为就是“砍东西”的“砍”，“砍大山”即把大山“砍平”，“砍价儿”是把价格拦腰砍下一刀。“立马儿”也是近年来使用比较多的流行语，它在明代就有了。《金瓶梅》中说成“立马盖桥”，71回：“讨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还了原价，是内臣性儿，立马盖桥就成了。”清《野叟曝言》里说成“立马造桥”：“这是立马造桥的事，卖田如何来得及呢？”（56回）近来流行的“大款（-儿）”这个词，是指有钱的人或挣大钱的人。历史上就有“款儿”这个词，《红楼梦》44回：“经常倒有些体面，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这儿的“款儿”当“架子”讲，它与今天的“大款儿”显然是有联系的，“大款儿”原本是“大架子”，引申为“有钱人”，钱大气粗，架子自然大。60至70年代盛行的“拍婆子”一词，今天仍有人说，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书中是将女仆称为“婆子”的。“撮”当“吃”讲也是古已有之，元曲中便有“撮哺”。再如《儿女英雄传》39回：“只这一顿，就撮了三大碗儿小米子粥，还点补了二十来个鸡子儿，也没见他嚷个头疼肚子疼的。”此外，象“臭”、“不忿儿”、“范儿”在《红楼梦》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盖”在《儿女英雄传》里就有，写作“概”。“盘儿”指脸在民初小说《杂碎录》中就有。

在北京流行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带有“爷”称的词语很多，如“倒儿爷”、“板儿爷”、“款爷”、“侃爷”、“冒儿爷”、“托儿爷”、“包爷”、“揽爷”等，考察一下北京话的历史，这一现象也不难解释。将成年男子称“爷”亦是旧

有语言现象的复生。例如老舍剧作《茶馆》中的“常二爷”和“松二爷”，他们在第一幕出场时不过三十多岁，都称“爷”。《红楼梦》中宝玉被身份比他低的人称为“宝二爷”或“二爷”。北京人称“爷”的习俗还可以追溯至明代，明代小说《醒世姻缘》77回中的一段叙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京中人不叫“爷”不说话的所在，山东虽是粗油，  
这明水更是粗油之乡，再冬听见素姐在里边错了头脑，  
也便知道在外边察访。但是向人低声下气称呼他“爷”，  
然后问他，他自然有人和你说知所以。……

可见称“爷”是当时北京的礼貌语言。当然今天流行语中的称“爷”与历史上的称“爷”有所不同，不过是一种调侃，但二者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除了历史词语的遗留和复生以外，很多流行语是对现有词语进行加工改造产生的，改造的手段有以下一些：

1. 意义的引申。例如“磕”的原义为“碰在硬的东西上”，引申为“拼、硬碰”。“碴”原义为“坚硬的碎片”、“卡住”，引申为“打架”。“练”由“练习、训练”引申为“比试高低”或“打架”。

2. 比喻产生新义。例如“瓷器”比喻“关系极亲密的朋友”。“手榴弹”比喻“送礼的瓶儿酒”，作为拉关系的“武器”。“嗅蜜”比喻“寻觅女友，追逐女性”。“宰”比喻“坑人钱财”。

3. 熟语化。例如“味道好极了”、“人见人爱”、“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没商量”由寻常语句定型化，其意义也有所引申，不只是字面的意思。

4. 缩略现有词语。例如“猖狂”→“猖”，“黑心”→“黑”，“老插队知识青年”→“老插”，“勇敢”→“勇”，“清

醒、醒悟”→“醒”，甚至有的是流行语本身的缩略：“大腕儿”→“腕儿”，“大款（-儿）”→“款（-儿）”。

5. 变音。例如“软”ruǎn→“软”ruá，“靛”cèi→“靛”cěi（长得难看叫“靛”cèi，原来就有），“滋扭”zīniū→“滋扭”zìniū或zíníu，“拉”lá→“喇”lǎ。

6. 谐音。例如“气管儿炎”、“美丽冻人”、“外帽儿”、“五指山红”、“床头儿柜”。

7. 语义双关。例如“扳大闸”、“张儿”、“一脸旧社会”、“满脸双眼皮儿”。

8. 有的是辗转改造而成的。例如“百”→“一棵白菜”→“棵”，“追求密斯（miss）”→“追蜜”→“噢蜜”，“搭乘的的士”→“搭的”→“打的”。

外来语和外地方言词也是流行语的一个来源，如来自外语的“蜜”、“的”、“拜拜”、“大哥大”。其中“拜拜”有所引申，“大哥大”另有所指。借自粤方言的，如“炒鱿鱼”、“埋单儿”、“扎啤”。借自东北话的如“造”。

进入80年代以来，北京流行语的数量猛增，特别是近几年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找原因。改革开放的形势使北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北京人的生活更加愉快潇洒，幽默感大大增强。生活的快节奏要求语言精练、通俗。青少年更加喜爱语言游戏，在流行语天地中充分展示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大潮涌来，泥沙俱下，以赚钱为目的的各种“白道儿”、“黑道儿”营生纷纷出现，“六害”猖獗之时，黑话应运而生。这些都是流行语增多的社会条件。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着社会生活的种种侧面，折射出一地的民俗文化和心理。让我们试举两个例子作

一些分析。例如“傍家儿”一词，本产生于麻将文化，“搓麻”是老北京和不少新北京都喜爱的传统娱乐活动。“搓麻”犹筑方城，要四人参加，而有时参加者多于四人，余者便“加傍”一方，共成一家，“傍家儿”由此产生。这些年来搞个体经营者很有一些发大财的，他们被称之为“大款”，财大手大，花钱似水，令人艳羨。于是一些贪图享受，追慕虚荣的女子便主动充当“傍家儿”，甚至以“傍大款”为业。“大款”对“傍家儿”久而生厌，便“撒傍”把他们“发”给另外的“大款”。“傍家儿”之类的流行语就是在这样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流行语是我们认识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再如前些年北京有一些“小玩儿闹”、“玩主儿”利用外汇与人民币的兑换差价，在外汇商店门前干起“倒汇”、“炒汇”的行当。他们越玩越油，以致最后分工明细，有“出汇”的，有“托厘”的，有“主刀”“切”人，“抻张儿”的。他们往往“切”那些傻头傻脑的“面瓜”，遇到要“醒”的主顾则趁其未“炸”，大呼“雷子来了”，以百米速度把钱拐跑。由这些流行语的意义用法，我们虽未身历其境，也可以了解社会上存在的这种丑恶现象，提高警觉。在公安司法部门工作的同志更有必要掌握这些流行语，通过语言侦破分析案情，以法律为武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流行语这种现象，不论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何，都不是个人随心所欲就可以创造的，必须经过约定俗成，也是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概括。一旦使用开来，也不是哪个人哪种力量能禁绝得了的。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禁绝，因为它本身就在那里自生自灭。就我们收集的流行语观察，流行语的绝大多数不属于污秽语言、禁忌对象。流行语一旦形成，坏人用它，好人也可以用它。一个词语的意义和色彩会因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普通话里的“吊儿郎当”、“泡蘑菇”

历史上曾经是不堪入耳的脏话，现在又有谁去追究它的语源呢？象“傍家儿”可以是“傍大款者”、“女伴、情人”的意思，但好朋友之间开个玩笑，说“咱们是‘傍家儿’”，不但没有上面的意思，而且会产生一种幽默、风趣的效果。事实证明，流行语是一种内涵丰富、表现力极强、极具特色的语言材料。近年来，某些报刊（如《北京青年报》）经常运用流行语，使得语言活泼俏皮，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销路大开，便是明证。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以其精彩的对白语言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其中大量运用北京流行语是使语言“出彩儿”、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因素。当然流行语也同其他语词一样，要避免滥用，不该用的场合、地方决不能乱用。而要做到恰当地运用，就必须很好地掌握它们的意义和用法。

本书是北京话，也是汉语的第一本流行语著作，相信它的问世，会产生多种效益，它可以作为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资料，可以作为公安司法人员、教育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案头工具书；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了一本语言知识读物。

语言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科学工作，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语言调查，摸清当前北京流行语的使用情况。编写中遇到不少困难，例如确定哪些词是流行语，哪些不是，哪些是80年代以来的流行语，就颇费斟酌，要想收录得完备就更不容易了。我们的原则是依据流行语的三个特点，收集以青少年流行语、市民流行语、公安司法流行语为主的社会流行语。为避免个人语感造成的片面性，我们在最近几年的北京报刊、北京文学作品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录音中寻找例句，这样做一是可以确保这些词语是当前流行的，二是这样摘出的例句有语境支撑，更有助于了解流行语的意义和用法。同时这样的语言多属于正面

的、客观的叙述,基本上是健康的、文明的。个别语条一时难以找到书面例句,我们也用了一些生活中记录下来的句子。

流行语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词汇成分,如不及时捕捉、描写,便会消逝于茫茫语海。社会生活的需要和语言研究的深入都向我们提出了加强流行语研究的任务。本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但是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新的流行语还会不断冒出来,这需要语言研究工作者继续努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是流行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他们的语感是最真实可靠的。我们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朋友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周一民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2年5月14日

## 凡 例

1. 流行语条目按第一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第一字声韵相同而声调不同的，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顺序排列。儿化音节排在不儿化的音节之后。第一字完全相同的按第二字的音节顺序排列，依次类推。

第一字拼音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按笔画多少排列，笔画少的在先。

正文前有音序目录可供查检。

2. 注音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以北京话的实际语音为准。连续变调仍标本调，只有“一”、“不”注出变调。可儿化可不儿化的用括号将“-儿”括起来。

3. 释义尽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除有特别需要而外，一般不解释来源。释义语言多由“谓”、“指”、“称”引导。

4. 例句放在单竖线之后。引例出处在例句后的括号里，文学作品注明作者、作品；报刊则注出报刊名称、日期，第几版；电视剧录音注出剧名。除明显错字代为改正外，引例文字务求忠实于原作。个别例句适当作了删节，标点、格式有所改动。后面未注出处的例句是著者在日常生活中记录下来的。一个条目下的例句最多不超过三个。

## 音序目录

## B

拔撞·····	(1)
拔份(-儿)·····	(1)
掰·····	(1)
拜拜·····	(2)
板大闸·····	(2)
搬·····	(2)
板儿寸·····	(2)
板儿爷·····	(3)
办·····	(3)
半残废·····	(3)
傍·····	(3)
傍大款(-儿)·····	(4)
傍家儿·····	(4)
包爷·····	(5)
暴侃·····	(5)
绷·····	(5)
毙·····	(6)

憋镜头·····	(6)
脖儿切·····	(6)
不忿儿·····	(6)
不吝·····	(6)

## C

彩儿·····	(7)
残·····	(7)
残废·····	(7)
惨·····	(8)
糙·····	(8)
操蛋·····	(8)
操行·····	(9)
鞭·····	(9)
鞭·····	(9)
蹭·····	(9)
蹭儿·····	(10)
碴·····	(10)
碴架·····	(10)



- |                  |               |
|------------------|---------------|
| 底儿掉····· (26)    | 反动····· (32)  |
| 颠菜····· (26)     | 反托儿····· (32) |
| 点子····· (27)     | 范儿····· (32)  |
| 掉价儿····· (27)    | 方····· (33)   |
| 跌份(-儿)····· (27) | 方便····· (33)  |
| 钉子户儿····· (27)   | 房倒儿····· (33) |
| 丢份(-儿)····· (28) | 放份儿····· (34) |
| 吨····· (28)      | 放话儿····· (34) |
| 蹲坑儿····· (28)    | 放血····· (34)  |
| 斗富····· (29)     | 废····· (35)   |
| 逗····· (29)      | 费····· (35)   |
| 逗咳嗽····· (29)    | 分····· (35)   |
| 对路子····· (29)    | 份儿····· (35)  |
|                  | 佛爷····· (35)  |

## E

- 二道贩子····· (30)  
 二锅头····· (30)  
 二进宫····· (30)  
 二十一遥····· (31)

## F

- 发····· (31)  
 烦着呢, 别理我····· (32)

## G

- 盖····· (36)  
 盖了面积····· (36)  
 盖帽儿····· (36)  
 敢开牙····· (37)  
 肝儿颤····· (37)  
 港纸····· (37)  
 高价老头儿····· (37)  
 高宰····· (38)  
 哥们儿····· (38)